

開放文學 – 江湖俠義 – 三俠劍 第四回 第四節

弄兩個媳婦一走，我一個，柳玉春一個，你也得有洗洗縫縫之用。」秦尤一時酒醉，被張德壽、柳玉春所惑，遂應允此事。三人商議已畢，站起身形，張德壽是早有此心，已將後山道路踩好。張德壽在前，秦尤、柳玉春在後，遂奔翠柏樹林走去。方進樹林之內，就聽樹林中有人說道：「哥哥辦了這些事，我不及哥哥多矣。你還給張茂龍訂下親事，真是好事。」又有一人說道：「咱們先放火燒他個王八崽子吧。」又聽一人說道：「哥哥，不要放火，三哥諄諄囑咐，不教放火燒山，水火無情。」

柳玉春、張德壽二人聞聽，嚇得尿流滿褲，望影而逃。書中代言，秦尤是打東邊進的內寨。

又聽蠻子說道：「散了英雄會，蔣伯芳、黃三太、楊香五、張茂龍、李煜、蕭銀龍、賈明等，他們爺兒七個在路上走得慢點，我一個人先夠奔蕭玉台啦。離蕭玉台六七里地，有一個鎮店，名斬家堡。在那鎮店飯館子裡喝酒吃飯，聽茶鋪酒館裡吃飯的說，有一家辦喜事的，埋路燈埋到村口外一里多地，只鬧得老員外要上吊，小姐太太要投河。我一聽見這個事情，心中實在忿恨，我就吃不下飯去了，伏在桌子上，我就假裝睡覺。」

又聽有一個吃飯的人說道：「那老員外怎麼不去告狀呢？」又一個說：「誰敢告山大王？」這個又說道：「要不然聚齊聯莊會，跟他打。」那個說道：「聯莊會是笨家子，哪能打得山大王呢？」這一個又說道：「姑娘怎麼叫山大王看見了呢？」那一個答道：「唉，別提啦，姑娘因為上姨娘家去，坐著轎車，因為天氣炎熱，把車簾子敞開時，就被這群賊看見啦。山大王打發四個嘍卒就跟下去，打探明白了，是斬百萬斬老員外之女，第二日拿了四匹綢子，兩錠銀子，就來定親。這是七月初二日晚間之事，初三就要娶親，如把姑娘躲藏，就要燒了宅院，殺死一家老少。如老員外不放行，就在斬家合房，初四早晨夫婦再回山。斬家聞聽此信，小姐就要投後花園的井，有親戚朋友解勸，叫小姐捨身救父母之命。」那人又回道：「蕭玉台的什麼人這樣萬惡呢？」這個人答道：「蕭玉台三寨主。別的賊敢嗎？這就是行善之家，無故禍從天來。今天晚晌掌燈之後，就來娶親，誰不擔驚害怕呢？」我聽到這裡，我就氣得喘不上氣來啦。又聽那邊低言巧語的說道：「咱們這個地方離山很近，向來沒出過這樣之事，」就見那人一伸大拇指道：「這個現在沒在山內，搶親的就是他。」我聽到這裡，我想這樣大善之家，人稱斬善人，兄弟你想想，憑我這身本領，我還救不了斬善人嗎？我的飯也沒吃，順著埋燈的路就找了去啦，我將跑堂的招呼過來，給了幾個酒錢，我就走啦。大伙看著我都暗笑。來到大街上，我一打探行路的：「哪一家是斬員外？」那行路的就指著路燈道：「你順著路燈走去就是。」我打聽明白，我就一直奔斬宅去了。那人曾問我怎麼認識斬老員外，我說我與斬老員外前十餘年曾共宿一店，因為言語相投，結為朋友，今天我打這個地方經過，到他府上看看去。」

大義士來到斬百萬門前，一看門前懸燈結綵，可是冷冷清清，歐陽爺有心進去，暗想：「我不認識人家，跟人家說什麼呢？我不進去啦，我在門外等著他，搶親來了，打這王八羔子。」歐陽爺繼續說道：「但是天氣尚早，我在人家門外站著不方便，我又遇到東村口外。見村口外有一座真武廟，廟後有一片葦塘，我在廟後歇息歇息，娶親的要來個百八十個的，我就打跑王八羔子。我在廟外聽見廟內有人說話的聲音，我就走到廟裡，原來是老和尚正唸經呢。老和尚六十多歲，耳音有點不靈啦，他也沒看見我，東面有兩間禪堂，懸掛舊竹簾，我掀竹簾進到屋中，屋中有一張八仙桌子，桌子上有兩部經卷，放著一份法器，八仙桌前放著蒲團，牆上掛著一個棉僧帽，上面好些塵土。我一想，我何不將這些東西偷走，進莊子假裝化緣的和尚呢？我就將這些東西都偷出來啦，走到後面大葦塘子裡，將我的馬褂脫去，摘去我的春秋帽，戴上僧帽，將馬褂帽子包好，將我的皮襖大襟向裡一折，再進西村口。」

來到斬善人的門口，把蒲團向地下一放，取出經卷，一敲木魚，念道：「混賬王八羔子，臭豆腐！混賬王八羔子，臭豆腐！」念了幾句，門房裡出來一個老家人，叫道：「大師父你改門去化吧！往日我們施茶舍飯，今天因有事，不能照管這個啦。」蠻子說道：「唔呀？你以為我是化小緣的了？」老家人道：「你不是化小緣的，是幹什麼的？」蠻子說道：「我是越南國的，我在禪堂打坐，心驚肉跳，我掐指一算，江蘇省斬善人有難，小姐是紅鸞星。我不打救誰來打救？我腳駕祥雲來到這個地方。你們要不信，我這裡有憑據，你們這個地方熱，我在空中駕雲甚冷，我穿的是皮衣服。」大家一看，果然是鹿皮套褲，鹿皮小皮襖，老羊皮大皮襖。蠻子又說道：「我是大發慈悲，不要三百三，六百六。」老義僕聞聽說道：「待我回稟我們老當家的，必然前來迎請你老人家。」老義僕一旁走著道兒，心中暗想：此僧人娃娃臉，黃鬍鬚，穿著皮衣服，一個汗珠都沒有。老義僕來到書房，就聽書房中老員外說道：「我是書香門第，做官為宦，並沒做傷天害地之事，怎麼得這樣的報應呢？」老員外正在啼啼哭哭，老管家進了書房，叫道：「老員外別著急啦，現在門外來了一個和尚，他說咱家一門良善，身逢大難，他有言說他有解救之法，要救一門良善。」老員外聞聽此言，說道：「豈有此理？」老管家說道：「你老人家別不信，人家說啦，也不要三百三，六百六。有病亂投醫，你老人家看看去，這也許是你老人家感動了天神。」老員外道：「胡說，我有何德，能感動天神。」老員外遂拄著拐杖出離書房，夠奔二道院。來到大門道，老員外在大門道口向外一看，暗道：「唉！哪裡來的神仙？」蠻子一看老員外搖頭，蠻子說道：「老員外你來了，你心中說我不是神仙？」老員外一聽，打了一個冷戰，心中暗道：「他怎麼知道我心中之話呢？」蠻子又說道：「老員外，我說我是神仙。你要不信，我施展佛法，給你看看，你門前這塊上馬石有四百來斤重，我能叫他飛起來。」說著話，歐陽爺過去，雙手一擺上馬石，磕膝蓋一拱，運動平生力氣，說了一聲「起！」只見上馬石咕嚕咕嚕滾出多遠去。蠻子急忙又喊道：「別動啦，若再動，恐怕砸著他們。」看熱鬧之人說道：「這真是活神仙，倘若掐指念咒，這塊上馬石就飛到天上去了。」老員外半信半疑，遂說道：「仙人能救我一家老少嗎？」歐陽爺道：「那是自然哪，我乃是為這個而來的，怎麼不能呢？」老員外一聽，這才將大義士讓到書房，落了座，家人獻上茶來。老員外問道：「仙人何以知我家遇難呢？」大義士見問，遂將在飯館所竊聽的話說了一遍，老員外一聽，點頭說道：「不錯。」遂信以為實。又問道：「你老人家怎樣救我滿門呢？」蠻子說道：「我會念普渡群迷經，不管什麼樣的惡人，我一念此經，就能將他規勸得回心轉意。」老員外一聽，並沒有什麼兇險，復又問道：「當家的，你是吃素吃葷？」大義士說道：「我一點葷也不吃，連蔥都不吃，淨吃肉。」老員外一聽，和尚是天生的好詭譎，遂打發老管家給要了一桌上等的酒席，大義士吃了個不亦樂乎。吃到半飽時，就聽外面老管家進了書房，口中說道：「外面有一老道，前來找和尚，言道廟裡丟了九節玲瓏寶塔。」大義士問道：「那道士是怎樣的長相？」老管家說道：「那道士雷公嘴，狗蠅眼，羅圈腿。」大義士聞聽說道：「叫他進來吧，不錯，是我們廟裡的。皆因為我好賭錢，我師傅的玲瓏塔放在桌子上，我就偷出來啦。」老員外聞聽一樂，遂說道：「神仙還賭錢嗎？」大義士說道：「你老人家不知道，趙匡胤輸華山，神仙也有好耍錢的。」老員外一聽，叫道：「管家的，將那位道爺請進來吧！」

列位，說書一張口，難說兩家的話。賈明是打哪裡來的呢？

由打蕭金台五個要犯逃走後，鏢行之人四外追趕要犯，賈明與蔣五爺、蕭銀龍、黃三太、張茂龍、李煜、楊香五等爺兒七位，追趕要犯，原來金頭虎走得慢，眾人心急，蕭銀龍與楊香五出的主意，將金頭虎扔在後面，省得墜腿。蕭銀龍走著道，口中叫道：「賈五哥！歐陽大叔盜燈，我幫著打更送劍，我一夜無眠，我心中有點火，你給我買點白糖，我們在樹林內等候你。我水壺裡有開水，回頭咱沏糖水喝。」金頭虎一看，蕭銀龍手中托著二百多錢，賈明心中暗想：白糖幾十個錢就買一斤，二百多錢，真有剩頭。伸手接過錢來說道：「我給你買去。」傻小子哈吧著羅圈腿，就奔村莊去了，到了村子之中，買了五十錢的白糖，跑回樹林子一看，眾人蹤影皆無。金頭虎無法，只得自己單走，來到斬家峪，進了飯館，跑堂說道：「你喝茶呀？」

傻英雄說道：「咱不愛喝茶，我有白糖，你給我點點白糖水吧。」

跑堂答應一聲，將白糖接過來，遂給沏了一壺白糖水。賈明喝著糖水，就聽眾人議論斬老員外之事，賈明一聽，不是大義士，就是二義士。我正沒有錢呢，我何不去找我歐陽叔父去呢？

金頭虎喝完了白糖水，哈吧著羅圈腿出了飯館子。一打聽新宅，有人指示道路，遂來到新宅門前。傻英雄一想，我別說找人，我就說和尚偷了廟裡的東西啦。遂問道：「你們這兒有和尚嗎？」

管家的說道：「我們這兒沒有和尚，剛才來了一位當家的。」

傻小子說道：「我就找的是他。」管家的問道：「你是幹什麼的？」金頭虎說道：「我是伙居道，找他要玲瓏寶塔來啦。」管家的遂回到書房報告。大義士一聽，必是賈明，遂叫管家的將賈明叫進來。賈明來到書房一看，大義士正在那裡吃呢！賈明餓得直流哈喇子，大義士說道：「伙居道你吃飯沒有？」賈明說道：「我哪裡吃飯啦？擺上飯老師傅就叫我追你來啦。」大義士說道：「你也吃吧。」賈明說道：「吃點就吃點吧。」爺兒倆都吃了一個酒足飯飽，就見管家慌忙而來，說道：「外面來了十個嘍兵。」賈明聞聽，這就脫衣服要出去打仗。歐陽爺說道：「道爺不要無禮，他們這是探路呢，晚晌他才來搶親呢。」

正在此時，又來了一個家人報告說道：「外面的嘍兵已經走啦，來的時候探頭探腦的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我說的對不對？」賈明說道：「你佛法無邊，我聽你的指揮。」蠻子說道：「搶親的來了，你在二道門把守，只管放他們進來。老員外別害怕，只管接他們進來，無有錯。我上新人的喜房去，你們外院裡院的燈火熄滅，他要問怎麼不掌燈火，老員外你就說今天日乾不好，不宜燈火，等到明天寨主爺將小女抬到山內，不是隨便看嗎？今天暫且屈尊一夜。」歐陽爺安置已畢，老員外將大義士領到後院新人的屋中。歐陽爺一進喜房，只聞蘭麝薰人，將蒲團放在地下一坐，靜等山大王來搶親。老員外派精細的家人在前院書房等候。探事的家人回報，有百十餘人奔莊村而來，抬著一乘小轎。老員外無可奈何，帶著兩名家人前去接待。山賊衣帽整齊，跨下甘草黃的馬，鞍轡鮮明，來到下馬石前。老員外戰戰兢兢的說道：「小老兒請來若干的人，他們都害怕，不敢前來招待。」山大王說道：「岳父大人，我本是山大王，娶過小姐之後，常來常往，他們也就不害怕了。」老員外又說道：「小女現在吉房恭候。」山賊一看，大門前懸燈結綵，前院皆點燈燭，進了二道門，漆黑連燈亮兒都沒有。山寨主說道：「岳父大人，多點幾枝燭能費幾何？」老員外說道：「您沒看日乾嗎？七月初三日大有妨害，據星命家說必須不點燈，方能脫過。」

山賊一聽，哈哈笑道：「好先生，一輩子大事，為何叫有妨害呢？」老員外說道：「小女現在西間屋呢。」山賊答道：「岳父大人且請前邊休息，明天再受雙禮吧。您只管放心，我已告訴嘍卒們，不許在村中騷擾。」老員外唯唯而退。山賊摸著瞎，將外屋門上好，進了西暗間，一摸牀上沒有人，聽有呼聲，山賊一摸椅子上也沒有人，又順呼聲一摸，說道：「小姐在哪裡？」

歐陽爺這才驚醒。大義士舉目觀看山賊，品藍壯帽，雪青大氅，手持折扇，叫道：「小姐！天氣甚熱！」摘下頭巾向牀上一坐，又叫道：「姑娘你在哪裡？」歐陽爺遂將木魚打了兩下，山賊說道：「何必頓足？」一伸手奔歐陽爺而來。歐陽大義士一伸手將山賊發髻揪住，舉拳便打。山賊說道：「小姐好大的力氣。」

原來山賊被色慾所迷，還以為是小姐呢，並不還手。打到三更天，老員外在院中說道：「大師傅，你老人家不是念善緣經嗎？」大義士說道：「我忘了唸經啦，拳頭來的快。」山賊一聽大師傅，原來是和尚，這才用手抓歐陽大義士的腳腕子。大義士說道：「你咬了我的腳指頭啦，好小子，我必打你到天亮。」

列位，歐陽爺是童子功，晝夜看一般遠，又有金鍾罩的工夫，山賊如何咬得動呢？大義士只打得山賊叫苦哀哉。大義士說道：「你要起了誓，從此不鬧斬家堡，我就不打你了。」山賊說道：「我若再來搶親，必棍打天靈蓋而死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你可起了誓啦，離頭三只有神明，你要再來，我便要你的命。」歐陽爺遂放開山賊，山賊光著頭，狼狽之甚，拔開門門，哈著腰出來，低聲叫道：「岳父大人，這個和尚是哪裡來的？」老員外說道：「他是自己來的，他說會念善緣經，誰想到他打開您啦，這可不是小老兒之過。二道門還有一個小老道呢。」此時已來到二道門切近，山賊說道：「我一會兒連那個老道都打死。」

賈明在二道門蹲著呢，正聽見，站起來往上一縱，抓住山賊發髻說道：「伙居道先打你一頓再說吧！」揪住便打，比大義士還狠十分。歐陽爺一聽賈明暴打山賊，急走出新房來，將金頭虎勸開。山賊狼狽出門，上馬回山去了，暫且不提。

且說歐陽爺叫道：「老員外，我與伙居道要告辭啦。」老員外聞聽道：「當家的，你老人家這一打他，他一會必然帶領嘍卒前來復仇。你老人家要一走，小老兒合家性命必難保全。」

歐陽爺說道：「那我就管不著啦，我還老管閒事嗎？」老員外說道：「你老人家要成全我就成全到底，千萬您別走。」歐陽爺連連搖頭。老員外一看和尚非走不可，遂先告伙居道。金頭虎低聲向員外說道：「這個和尚的脾氣古怪，你別央求他，你罵他，叫他走，他就不走啦，他外號叫賤骨頭。」老員外一聽，心中暗說：「我真倒了運啦，什麼事都碰上啦。俗所謂，是福不是禍，是禍脫不過。」老員外一頓足說道：「和尚！這是應該我滿門俱滅，你老人家就請吧！」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我不走啦。你說話很在情理，然而你可得聽我指揮，我叫你預備什麼，你便要預備什麼。」老員外答道：「小老兒惟命是從，家敗人亡，在所不惜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花好總得綠葉襯著，你將聯莊會齊妥，山賊來時，並不用他們打仗，就叫他們敲鑼助威，每人腰間裝些沙土，夠的上山賊時，用土揚他們就行。」

老員外點頭，打發家人鳴鑼聚眾。鄉勇一聽說老員外要齊隊打仗，莫不樂意，一時間將人齊集了二三百號，準備打仗。歐陽爺問道：「老員外，你有劍刀嗎？」老員外說道：「有好幾口呢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你將大的、快的取過來幾口，我挑選兩口，伙居道一口，我一口，好與賊人打仗。」

再說三寨主逃回山內，見了三鼠，三鼠問道：「三寨主娶親如何？」原來，劉士英誤救了三鼠，不許三鼠歸碧霞山，三鼠歸了蕭玉台。頭天到蕭玉台，第二天便是蕭玉台的三寨主搶親之日，三寨主由山裡走後，三鼠還在山內靜聽佳音呢。等到三更天，三寨主就回來啦。張德壽等迎接出來，一看三寨主袁豹在馬上哈著腰，張德壽上前道：「三哥大喜。」袁豹說道：「喪氣。」三鼠一愣，眾人來到山上聚義廳，袁豹將被打之事，說了一遍。張德壽說：「此事應當如何呢？」袁豹道：「蕭金台散會，你們趕到啦，大概我兄長也要來啦。我兄長有令，在本地不許搶奪，這頓打算白挨啦。」張德壽說道：「怎麼著？山大王叫莊家老打啦，就算完事嗎？我約我二位兄長幫你的忙，咱們此前去報仇雪恨！」讀者問道，劉士英救的是閔家父子與三鼠，何以張德壽與三鼠同到蕭玉台呢？列位，這段書的節目最熱鬧不過，說書的一張口，難說兩家的話，不但此是疑問，飛蛇陣中的華清泉，六月十五日探陣殞命，尚且未暇表白呢，只表了一句華清泉此去猶如江水，一去不回頭。且說張德壽見蕭金台山破，先行逃出蕭金台，夠奔蕭玉台。自己一人在路行走，非常寂寞，來到一個小樹林中，他打算休息片刻再走，正遇上三鼠。張德壽打樹林中出來，口中叫說：「三位兄長，被獲遭擒，何以至此？」三鼠見了張德壽，遂將被救後要與閔家父子同赴碧霞山，劉士英不能相容，我三人這才信步而行，來到此地，不想與兄長相遇，真是三生有幸，你我兄弟活該會聚。

張德壽說道：「三位兄長言之差矣，何愁無有投奔？蕭玉台離此不遠，本山的三寨主與我是金蘭之交，過命的交情，咱四人投奔那裡，必然以禮相待。」三鼠這才偕同張德壽來到蕭玉台。

張德壽與三鼠到在蕭玉台，交代清楚，仍表前文。

且說三寨主本來不打算復仇啦，恐怕兄長回來責罰。不怕當鄉沒好事，就怕當鄉沒有好人。張德壽在旁慫恿叫三寨主報仇，並約三鼠前去，崔通說道：「這種事我可不去，要是正大光明之事，為朋友赴湯投火，姓崔的不能落後，這種事情，臨到大寨主回來，不但以咱們當壞人看待，就許不能容咱們。」

張德壽道：「崔通你就是這樣，拗別人心。你不去，我們去。」

三寨主從新換好了衣服，紮綁停妥，叫嘍卒取過泥金盤龍棍。

蕭玉台的大寨主素行仁義，二寨主渾濁猛愣，三寨主無所不為，這回大寨主、二寨主俱赴蕭金台之會未回，可就無人管轄三寨

主了。將嘍卒齊集，下山奔新家堡而來。張德壽對眾嘍卒說道：「到新家焚燒任便，離新家相隔半里地時，你們就高聲喊叫，以張聲勢。」新家堡的聯莊會聞聽山賊吶喊，便敲鑼助威，紅旗飄揚。袁豹一看，對張德壽說道：「靳老兒真要打仗，齊了隊啦。」張德壽說道：「這是假的。」柳玉春握把鬼頭刀，向前一闖。蠻子叫道：「伏居道迎敵！」金頭虎說道：「不能含糊。」柳玉春見面前來了一個煙子，舉刀便刺，賈明扔了劍刀，用鑛鐵杵架相還，二人殺在一處。秦尤在一旁助威。歐陽大義士一手抱著劍刀，一手拉著老員外，恐怕老員外一跑，鄉勇也跟著跑。歐陽爺遂信口開河說道：「天靈靈，地靈靈，韋馱何在？」就聽葦塘中一聲吶喊：「吾神來也！」話到人到，蠻子打了一個冷戰，說道：「要乾。」書中代言，要真是韋馱來到，這蠻子先跑。

來者是誰呢？正是黃三太。您道黃三太何以至此呢？且聽在下慢慢的講來。塞北觀音蕭銀龍因為賈明走道太慢，不是睡不醒就走不動，追拿五個犯人，有他是五人，沒有他是四人，遂出了一個主意，給賈明二三百錢，叫賈明去給買白糖，賈明正好貪小便宜，見蕭銀龍拿出二三百錢買白糖，至少也得賺他二百錢，買幾十錢的白糖，就夠大家喝的，別說是蕭銀龍一個人喝。傻小子托著二百錢走後，蕭銀龍叫道：「蔣五叔！您老嫌金頭虎走得慢，您看看我這個法子好不好？這回咱們追賊，走道就沒有墜腿的啦。」蔣五爺道：「恐他離開咱，惹禍吃苦啦，可怎麼辦呢？」蕭銀龍說道：「五叔，您老不必憂慮別的，他跟著咱一塊走，他故意的裝傻充愣，他是假裝傻。他們大鬧台灣的時候，他大清早晨在我們門口拉屎，我出來一問他，他跟我渾橫不說理，我們就動了手啦。正在打得難解難分之時，我父親打裡面出來啦，一問他因為什麼，他當時就不渾橫啦，他說我在門前出恭，他攔我，因這個打起來的。當時我父親申斥我一頓。您不用多想，他絕不叫他自己吃苦啦。」大家從憑蔣五爺快走，不叫等候金頭虎。蔣五爺無法，遂帶領黃三太等向前行走，為的是訪察五個犯人之事。原來蔣五爺等人倒走到賈明後頭啦，賈明走的是小路。眾人來到新家堡，天色尚早，有心再向前走，一打聽再向前走趕不上站頭啦，大家在蕭金台累得很乏，也不願意走啦，遂在新家堡打尖。大眾吃著飯，就聽店小二說道：「你們快點吃，要吃慢了，這頓飯就許吃不痛快。」蔣五爺問道：「怎麼一回事呢？」店小二說道：「我們新家堡有一家大財主，人稱靳善人，冬舍棉衣，夏施單衣，六月炎熱的天舍暑湯，可稱得起為善之家。靳員外有一位千金小姐，長得姿容秀美，前天去姨家串親，天氣炎熱，轎子打起車簾來啦，被此地蕭玉台的山大王看見啦，留下定禮，今天晚晌，在新員外家合盃，靳員外一家都要自盡。忽然來了一個和尚，是個蠻子，說是會念善緣經，小姐是紅鸞星照命，要搭救靳家滿門。靳員外是有病亂投醫，就將和尚讓到書房，給和尚開了一桌上等宴菜席。和尚吃半截飯，又去了一個伙居道，找和尚要玲瓏塔，說和尚由打廟裡出來，將寶塔偷出來要錢賣了，和尚遂將伙居道叫至裡邊書房，二人坐在一塊大吃一回。你想想那有會念善緣經，渡化山大王事的道理？一會山大王們來了，必然一場惡戰。這個和尚可真有點來歷，將靳員外門前的上馬石，雙手一攏，扔出多遠去。靳員外也齊集鄉勇給和尚助威。你想想，你要吃半截兒飯，山大王帶領著嘍卒由大街一走，街面還會不亂了嗎？」五爺與三太等聽到此處，俱都心中明白，不是歐陽大義士，便是歐陽二義士。伙居道是傻小子，因為也來到新家堡，腰裡沒有錢，與歐陽叔父爺兒倆蒙吃蒙喝去了。

不表大眾心中思索，蔣五爺對三太道：「三太賢姪，咱們吃完了飯，落太陽的時候，咱到莊子外邊找一個僻靜之所，將身形一藏，山賊先來迎娶，必不能多帶人，准得被歐陽爺與賈明打跑，再返回來準是一場惡戰。咱們看歐陽爺與賈明要打得山賊更好啦；如果要打不了的時候，咱們再出來幫忙。」大家聞聽俱各稱善。吃完飯天也就黑啦，遂出離飯館，夠奔村莊以外，恰巧迎面正是葦塘子，一打聽上蕭玉台的道路正是此處，爺兒六個藏在葦塘子內。工夫不大，果然山賊抬著小轎過去，至二更來天，只見山賊騎著馬，轎也沒抬回來，大眾就知道必然被歐陽爺與賈明二位打回來啦，一會必然齊隊前來報仇。工夫不大，果然聽村中一棒鑼鳴，聚齊鄉勇，來到村子北門外，淨候山賊交鋒。只見大義士抱著劍刀，賈明一手提著劍刀，一手提著鑛鐵杵。柳玉春與賈明戰到三十餘合，秦尤握刀助戰，大義士乃是信口開河，果然樹林子中出來一位韋馱。

歐陽爺一看，並不是韋馱，原來是黃三太。大義士暗想：「黃三太向來不單走，葦塘中必然還有別位。」大義士遂叫道：「天靈靈，地靈靈，誰惡誰來，飛天白玉虎何在？」只聽葦塘中一聲吶喊：「飛天玉虎來也！」手擎亮銀盤龍棍，嘩啦一聲由葦塘裡縱出來。袁豹見秦尤與柳玉春都為自己拼命，葦塘中又出來一個少年，手擎亮銀盤龍棍，氣勢洶洶，自己倘若不動手，那還對得住朋友嗎？三寨主思索至此，跳下馬來，與蔣五爺正打照面。他一看蔣五爺這條棍，比他那條棍粗一半兒，他以為蔣五爺那條棍是假的呢。要不然就憑蔣五爺的長相，猶如白面書生一般，焉能使得動那樣的棍？他這一認為蔣五爺是假棍不要緊，他可就中誓了。蔣五爺舉棍照定三寨主袁豹頭上就是一棍。三寨主並不介意，雙手托棍向上一擋，你道三寨主哪裡擋得住呢？被蔣五爺一棍砸得胳膊向下一塌，亮銀盤龍棍的頭，正打在天靈蓋之上，砸得腦漿迸裂。金頭虎與柳玉春動手，黃三太與秦尤動手，張德壽暗中指揮嘍卒，分三路進村，放火焚燒民宅，以亂鄉勇之心。歐陽大義士指揮張茂龍等分頭去趕殺嘍卒。蔣五爺由葦叢中縱出來之後，蕭銀龍、張茂龍、李煜等也都出來啦，前去抵敵嘍卒。歐陽大義士提著大劍刀喊道：「大元帥壓住陣角！你們爺兒幾個要奮勇去殺！」柳玉春見三寨主一死，他在蕭金台知道蔣五爺的猛勇，心中一害怕，招法一亂，幾乎叫金頭虎賈明的杵將刀磕飛，虛砍一刀，敗下去了。

秦尤也被黃三太戰敗。張德壽趁亂早由葦塘東面，繞奔莊中去了。列位，張德壽乃是色中餓鬼，他打算到靳宅先姦淫小姐，然後殺他的全家。也是事逢恰巧，張德壽正向村中走著，迎頭來了一輛敞車，正是小姐與婆子。張德壽一看姑娘的容顏，與賊人所說相符，遂上前將車劫住，趕車的拋了鞭子就跑，婆子打車後邊下來也跑啦。姑娘一見事情不妙，下車奔北面跑去，在沙土地中逃跑。姑娘跑三步，倒摔兩個跤，張德壽看著又好笑又好笑，心中暗道：「我看你跑到哪裡去？你無論如何也逃不出我張德壽之手去。」姑娘跑到一個沙土坡，累得氣喘吁吁，趴伏就地，不能站起。淫賊張德壽哈哈一笑，說道：「姑娘你怎麼不跑啦？」走向姑娘近前，右手托姑娘粉頸，左手托姑娘腰部，打算將姑娘托到前面小樹林中，行其獸欲。正在此時，就聽有人喊道：「淫賊休要無禮，你的報應到了！」淫賊張德壽聞聽，心中暗道：「不好。」就覺著脖子後頭有金風聲音。淫賊趕緊一伏腰，一隻鏢嗖的一聲，打淫賊頭頂上過去，打在沙土地內。惡賊回頭問道：「什麼人？」蕭銀龍答道：「塞北觀音蕭銀龍。」惡賊嚇得顏色更變，回頭就跑。姑娘說道：「好漢爺救命吧。」蕭銀龍說道：「姑娘不要害怕，婆子現在跑出不遠，待我將他喚回，姑娘趕緊回家吧。我們是保鏢的，有我們在此，決沒有差錯。」語畢，蕭銀龍將婆子喚回，趕車的早看見淫賊嚇跑啦，已經將車趕到小姐面前，婆子攙扶小姐上了車，仍然回奔莊中。蕭銀龍在車後保護，由打東村口進了村莊，不走大道，由衙衙穿過去，來到靳宅門前，姑娘下了車，走上上房。老安人問道：「姑娘為何去而復返？」原來，姑娘是打算去姨母家避難，恐怕和尚不是群賊敵手，陷了村莊，故此坐車逃走。若不是蕭銀龍早來到靳家，暗中保護，姑娘不但脫不了禍，反倒自找其禍了。蕭銀龍見大眾與賊人交手，就暗問鄉勇說：「這就是靳宅嗎？」也是蕭銀龍聰明，暗中保護，不然大義士都算栽了筋斗了。姑娘回家將被救之事告訴了老安人，老安人打發人將蕭銀龍請到上房，向蕭銀龍道謝。蕭銀龍答道：「老太太不要道謝，我們是保鏢的，專打抱不平之事。有我們在此，決無差錯。」再說眾賊人被五爺等追殺得東奔西逃，大義士喊道：「嘍卒們聽真！你們要不跑，我們就不追你們啦；你們若是跑，跑到山裡，也是要你們的命。」又叫道：「伯芳！不要追他們，叫他們都站住，我有話說。」嘍卒們在前頭跑，後邊五爺亮銀盤龍棍一掃就倒下三四個，眼看著都跑不動了，這時一聽歐陽爺說叫站住，就不追啦，嘍卒們俱各站住身形，爬在地下磕頭。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你們是認打認罰呢？不要給我磕頭啦。」嘍卒們說道：「願憑大師傳吩咐。」歐陽爺說道：「也沒有什麼難問題，你們將蕭玉台的死屍就此埋了，受傷的抬回山去，就算完事。」嘍卒們俱各願意。歐陽大義士叫道：「靳老員外！你叫莊兵將嘍卒們的傢伙俱收拾起來，以後莊兵就有兵刃了。」嘍卒們將死屍埋了，受傷的抬回山去。靳員外將鏢行之人讓到靳宅外書房內落座，歐陽爺與蕭銀龍一見面，歐陽爺眼珠一轉，罵道：「小王八羔子，你賣我一招兒，我打幌子你賣酒，你早就來保護宅院來啦，對不對？小王八羔子。」銀龍聞聽，笑道：「大叔您想，眾人都在村內外與賊交手，倘若賊人進了靳宅，靳老員外合家豈不是甘受其苦嗎？」蕭銀龍並將搭救姑娘之事，說了一遍。靳老員外千恩萬謝。歐陽大義士說道：「雖然暫時將賊人打跑啦，倘若我們走後，他們再來，新家堡仍然是受其塗炭。」老員外說道：「這便如何是好呢？求你老人家救人救到底，小老兒沒齒難忘。」語畢，就要磕頭行禮。歐陽大義

士說道：「老員外不要如此，我們鏢行向來扶危濟困。蕭玉台距此甚近，別等他們來，我們去將山平了，從此給靳家堡除去永久之害。」歐陽大義士遂又對蔣五爺等問道：「今夜咱們先去人探山，誰願意去？」大伙俱各無語。蕭銀龍說道：「咱們聽天由命，寫幾張鬮兒，咱們大家抓鬮，一個探山，五個白紙條，誰抓著探山的條兒，誰就前往探山去，不許推諉。歐陽大叔，蔣五叔，眾位兄長以為如何？」歐陽大義士與蔣五爺、黃三太等俱各贊成。蕭銀龍遂作成了鬮兒，金頭虎一伸手先搶一個，張茂龍搶了一個，其餘眾人陸續全都抓去，各人打開一看，全都是探山。列位俱都明白，蕭銀龍鬧鬼，全都說：「我這個是白條。」金頭虎一翻母狗眼說道：「我探山去，我這個鬮兒有字。」張茂龍也先說出來啦：「我這個鬮兒是探山二字。好吧。」遂叫道：「賈明咱倆探山吧！」靳老員外打發家人給眾人打了淨面水，沏了茶，預備酒席，吃喝完畢，金頭虎與張茂龍二人探山去了。

列位，蕭玉台的大寨主赴蕭金台之會完畢，已經回山，嘍卒們將此事告訴了大寨主，大寨主坐在聚義廳金交椅上，將眾寨主及三鼠，俱都請到聚義廳。大寨主說道：「方才我一進山，便聽嘍卒們報告，三寨主不知自愛，破壞山規，帶領嘍卒去靳家堡搶靳老員外之女，遇見鏢行之人，三寨主被蔣伯芳亮銀盤龍棍打死，嘍卒死傷尚不知若干。這都是我不能教弟，致使我三弟遭此慘死。但是我也有個耳聞，因為有無知朋友慫恿，叫三寨主前去搶親，若不是被無知的朋友所助，大概也不至於有此凶事。但是我不能報仇。」大家正在商議此事，張德壽一拉秦尤的衣服，秦尤會意，二人到西寨子門，張德壽一敲門，出來一位穿白的婦人，啟扉說道：「張大哥你來啦。」秦尤一看這位女子說話氣派不正，回頭就走。婦人問道：「這是誰呀？」